

评弹

鸟叫一两声

李敬泽

《诗经》开卷第一首就是《关雎》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大家想必背得出，此处不念了。现在要问的是，这首诗是什么意思？

对面那女子脸儿一红，扭捏道：啥意思？相思病呗。

对，相思病，不仅是相思病，还由相思病引发失眠症：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”如果有人问：中国人是从何时开始失眠的呢？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是《关雎》，那至少在商朝末周朝初，而且原因正是“女人”。

当然，在《关雎》中，相思病最终痊愈，“窈窕淑女”娶回家了，“琴瑟友之”“钟鼓乐之”，卡拉OK估计要唱大半夜，处处啼鸟惊不破三千年前的春梦。

然而，错啦，同学们呐，你们都错了，看看《毛诗序》里是怎么说的：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”“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。”

这话翻译过来就是，皇上的大老婆看见一小女子模样长得俏，然后就睡不着，就急得两手瞎抓挠（“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”），急什么呢？不是急着遣人把小妖精“做”了，而是急着怎么把她弄进宫来做小老婆，从此东宫西宫左右一心，共同辅佐皇上、治理天下。这是什么境界？是不知人间有醋的境界，真乃“后妃之德也”，真乃男人之福也！

我要是这么解说《关雎》，肯定被人啐得满脸唾沫，但这是《毛诗序》，是关于《诗经》的最权威、最正统的诠释，两千年间无数大人物、无数聪明脑袋都学，而且都信：《诗经》里怎么可能仅仅是男欢女爱呢，那不成了“私人写作”吗？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必定是有微言大义，渭河边那两只鸟必定与朝堂风云、天下大势相关联，联不上拧巴着联，结果就弄出这么一通男性自恋狂的疯话来。

《诗经》是好的，但要看出《诗经》的好，非得把秦汉之后的诠释一概抛开，直截了当地读诗。吟出那些诗篇的人们，他们曾经真实地活着，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看美人就是美人，看了美人睡不着也不会说是心忧天下，等真要为国出征的时候，他们就尽他们的责，提起弓箭去战斗、去死——那是一种不曾被各种各样大话浮辞所蒙蔽的人生。

“雎鸠”据说是鱼鹰，脖子被系住，鱼叼到嘴里咽不下去，只好再吐出来让人拿去红烧或清蒸。我见过的鱼鹰都是蔫耷耷一副厌世的样子，除了捉鱼，拒绝开口。难怪啊，一只鸟，一辈子遭束缚，叫一声还被解说得云山雾罩、离题万里，如果是我我也懒得叫，我会暗自断定人这种动物是靠鱼和废话生存的，我将保持沉默。

但是我相信，在三千年前的某个夜晚，确有一只鱼鹰闲叫了一声：“关！”另一只应了一声：“关！”是夜月白风清，儒生、教授、记者、编辑和知识分子们都睡了，只有一个年轻男子睡不着，他听见了那两声，他的心便向渭河去——那条三千年后已经干涸，有时又泛滥成灾的古河。

节选自《咏而归》
李敬泽著；中信出版社

行走

在西藏经历的日子

陶正明

2015年6月底，我做肺癌切除手术有一年三个月了，我想上世界屋脊西藏去闯一闯，看一看。

6月26日，我瞒着家人，说是到江南某地找朋友。我从杭州乘飞机到武汉看了老母亲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少了些亏欠她老人家。

6月26日下午我飞到重庆，7月1日，我开始了进藏之行。

8点50分，我乘上飞往林芝的航班，一个半小时到了林芝机场，走出舱门，蓝天当头，四周的群山碧绿尽染，眼睛好亮好亮，清润的空气直冲鼻腔。我一边下舷梯，一边大口地吸着洁净的气体，顿时，浑身轻松，眼睛明清，情不自禁地说，西藏，我终于来了，决定下对了！

在林芝住了两天，原打算乘汽车去拉萨，一路看看风景。他们告诉我，高速公路还没通，走老路要七八个小时，路况也不好，不太安全，人也受累。我只好乘飞机，个把多小时就到了。拉萨海拔虽然比林芝高了千多米，但明显的感觉不一样，一下飞机，头像大了，眼有些胀，气急胸闷，说话吃力，腿迈不快。

接待办来接我的何参谋（女）问我：首长怎么样？我说还行。

半个多小时到了招待所。老同学在门口迎候，我一下车，他紧握着我的手说，老同学，我听说了你的故事，这次你来我真左右纠结，既高兴欢迎，又担忧担心，你既然来了，在照顾好身体前提下走走看看。

何参谋进来说，首长，下午还来个小张，我们俩陪你到拉萨市区转转。

我们先去布达拉宫，在广场照了几张相，然后进去参观。我说小何，你是接待办的，经常陪客人参观，你就不用去，和驾驶员在车上休息，让小张陪我进去就行了。

小张在前面带路，一进大庙门，浓烈的松油味呛人，我赶紧从衣袋里掏出自备的口罩戴上，勉强地跟在小张后面，坚持了半个多小时，咳嗽不止，眼花恶心，有些顶不住。我用手拉小张袖子指着门，小张说，首长，才刚刚开头，后面好看的很多，估计他年轻，不太懂我的病情。我连忙摆手，他就带我出了大门。我摘下口罩，在台阶上坐了一会，等咳嗽和喘气好了些才慢慢地上了车，我给小何讲了原因。

何参谋、小张和我一块合计第二天的行程。他们问我想去那儿，我说纳木错湖，他们同意了。实际上我还另有意图和目标，怕说出来他们阻挡。

4日上午，我、小张和驾驶员小刘三个男人坐在车上，小张一路不停地介绍。

上午10点多，我们到了纳木错湖，一下车，看到湖四周藏民搭的经幡，五颜六色，随风摆动，许多游客都在观赏和拍照。我感到胸闷得很，勉强跟着小张。他说，能围着湖边走，走的越多福气越大。我俩走到湖边，我已经是缺气少力了，更加放慢脚步。坚持走了大约千来米，就地站下一会。我说小张，我走不动了，只能享这点“福”啦。

小张说，不远处有座山峰，海拔5千多一点，上面有块石头，刻有藏族著名诗人的诗词，是个著名景点，几乎每个游客都会上去拍照留影，首长你上不上？

我不加思索地说：上，爬也要爬上去！小张连忙说，我和小刘扶着你！我沿着台阶，一步一停一喘一吸气，上去了。我站在石碑边，小张用手机留了张影。小张说这是念古唐拉峰的一条腿，主峰海拔有7182米高。首长你

就站在这高处，把四周的湖泊、幢蓬、山峰都照下来作个纪念。我说还是小张有经验，想得周到。小张照好了，一边陪我下台阶，一边整理我进藏的照片，由于他不太熟悉我手机的功能，一不小心，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。不一会，家人和许多朋友都看到我到了藏区，有的到过西藏的都认得具体地点，都很吃惊，纷纷问我哪里去了？谁在陪我？知道我生病的让我赶快回来！本来小张是一番好意，一不小心，到西藏的秘密全暴露了！

吃罢饭，原计划返回拉萨，我却给小张又出了个难题。我说，小张，我早看过地图，从拉萨到那曲，走到这里差不多一半了，那曲地区是我的第二故乡——浙江人民在那里援建，我想去看看。

下午六点钟，我们到了招待所。这一夜，左右辗转，一会坐起一会躺下，好不容易听到起床号。

早餐后，我们坐在车上几乎跑遍了那曲的主要大道大街。如同林芝一样，好多地名有浙江特色，我就叫车停下来，慢慢地参观。大量的建筑精心设计，精心施工，很实用，很大气，也很美观，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杭州，忘了是西藏高原。这些建筑物是许许多多援建西藏的同志，数年如一日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，比比他们，我不是十分的愧疚吗？心中有榜样，浑身就增添力量。十点半回到招待所，休息了一会，十一时半开饭，二点钟准时开车，由于是从高到低，加之时刻想到援藏的英雄们，真是比上去时轻松多了。

在路上，我就给小张讲，明天给我买张上午去日喀则的票，通知一下军分区，在那里住一晚上，后天上午返回，你们谁也不要陪我！

7月6日上午，何参谋送我到拉萨火车站，三个来小时就到了日喀则。下午2点，分区领导派军务科张参谋陪我参观扎什伦布寺。

五座寺庙走过了一遍，用了两个多小时，回到招待所，张参谋又陪我聊天。他说首长，日喀则分区在西藏是最大的，下属单位和部队多，边境线最长，有两个大口岸，任务也很重。辖区里景点也最有名，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只有这里才能看得最清楚，还有好多高原湖泊。首长这次来的时间太短了，身体也正在恢复。下次来多住几天，我陪着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，真是大美西藏，人间宝藏！我听着张参谋介绍西藏如数家珍，情真意切，我甚是感动。不禁问他，小张，西藏自然条件这么艰苦，但从你话语中能听出你对西藏的热爱，这种力量从哪里来？他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，我想的比较简单，既然是当兵的，应该走到哪里心就安在哪里，心定了就会处处都像家！

第二天上午，我坐火车返回。

下午又去了一趟拉萨市区，买了些小礼物准备送亲友。晚上同学来话别：老同学，我真是为你捏了一把汗，到现在心里石头才落地！

我说谢谢老同学，不但打扰了，还让你背了几天大包袱。

7月8日上午，我乘飞机经停宜宾半小时后起飞回到杭州。我在飞机上想，西藏，是我人生一块磨刀石，是我人生一只聚宝盒，是我人生一块标志牌！我还会来的，最好是邀几个好友，花更多的时间，乘自驾车，从青藏线上，从川藏线……人生就像个旅行团，已经加入了，不走完全程很可惜！愿望能不能实现，就看身体帮不帮忙！

（本文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加）